



# 河流

■ 于康杰（山西）

记不清是第几次在等待一条河，母亲嗅了嗅空气，站在台阶上，太阳掠过一层厚厚的云，天上有潮湿味儿，明天下雨，母亲说。很多次母亲都说得非常准，我把门外的衣服收回来。乌云已在西山，雨像是误打误撞来到这里。春天，雨水冲刷地面会有淡淡土地的气味儿，颗粒飘浮在空气中是很奇妙的，这种感觉只有这个季节会有，三四月份，河流会像明镜一样清澈，河水是从山上沉积下来，经过丛林石头的过滤，味道甘甜，河流旁有大大小小的台阶，上面长满了青苔，这里经常会聚集许多动物，青蛙、蜗牛，成群的蚂蚁以及很多说不上名字的虫子。河流经过的地方有一棵粗壮的槐树，老人说这棵树是镇守整个村子的，已经有一百多岁，它如此茂密，它一出生就附着这条河流，等到树叶茂盛的时候，绿叶遮住了强烈的阳光，孩子们会在树下面玩耍野炊，脏了会用河水的水清洗，这些是童年最惬意的记忆。

过几天河水就会上升，清明之后，覆盖门外坡下很宽的渠道，水是清澈见底的，缓慢流动下，在薄薄的水膜上蚂蚁轻浮在上面，还有梧桐的叶子，开春的时候，河两边的花都会盛开，红绿相间，透过水看，有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没有规律地排列着，那种零落，像是宇宙给这个丛林最深的秘密。小时候经常捡奇石怪状的石头，它们洁白的像是玉石。

父亲小的时候这条河就很清澈，后来环境受到污染，

河里到处都是塑料袋和瓶子。村子里清理了好几天，最后安上了栅栏才解决问题，等我记事时，河流已经不是父亲所描述的样子，变得更宽更大，水流更加湍急，老人看着宽阔的河道，说：今年的水又会上涨，用气味判断雨季，是的，不光这场雨，每年这个时候，雨水总会挤满门外的河流，河上有一座20世纪修建的石桥，是雨水上涨时政府为了引流而建造的，已经修建了几十年，但还是屹立不倒，水多的时候能淹没整个桥面，也不知多久积攒，河流就一年比一年宽阔，从山上流下的水每次都在这个地方汇聚，也带来了小鱼小虾，春天的时候总会来这里捕捉这些小玩意。

沿着河边向上游走去，会看到时宽时窄的路，到了山顶有几户人家，还会有牧羊人，羊群渴了会喝河流的水，到夏天人们也会来到河边，只有靠近河流才最凉快，风很大，向高处走，狂风会卷起长长的柳树叶，像大地在剥弄地面轻舞的少女，可没有人能说清它的源头，就像一个孤独的孩子，没有家的庇佑。等到傍晚，坐在河边的人从山上折几片叶子，这些叶子会顺着水流的方向，一直流到山脚，同样就流到家门口，如果在山上顺着河流走，肯定就不会迷路了。

河流流过的地方，有一座天桥，到夜晚火车会在天桥上经过，轰鸣声会打破一种宁静，列车上的人会留下欣赏的目光，这趟列车也是我离家时常坐的一趟，每当看见桥下汹涌的河流我就知道

我离家越来越远，或者越来越远，列车上我清晰地看着远处的河流。它像一条冰晶玻璃，从南通向北，充满了岁月的沉积，还有祖先们耕耘狩猎的痕迹，或许太远，那根本不是河而是流动的大江，大海亦或者是上天赐给大地的礼物。

流动的水像生活一样，我们在时间的排列里翻滚，指针的位置，每一处都有石头、花草，数字就是山峰，河流不息，时间就不停止，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停止。流动的盛宴，让我想起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它们飞速流动，在身体的每一根血管，它四分五裂，四通八达，从心脏到全身，那种流动的时间构成了有机的整体，我们每天吃饭，工作，跑步，排泄，身体上的“河流”把物质送到每一个地方，每当我开始思考，他们就会从每个方向赶来聚集，可安静的河流里还有什么，它单纯、平凡，没有尽头，生生不息，横跨东西南北，像生命一样，既不满足现状又坚韧不拔。

现在，它在门外宽长的水沟静静地流淌，在春日的霞光，在平静的田野，在每个人的身体和无边的宇宙里。

之后每年的春天，看到水，总会有一种宁静的感觉，除了花草、绿色，还有流动的事物，它们能发出规律的声音，哗哗的水倾泻而下，落入大地的雨，变成了新的产物，这种自然更替的安详，像流淌在宇宙里的时间，随着指针波动，分分秒秒都被揉在生活里。

向远处看，露水冲刷地面，

寂静的河里有一点淡淡的色，像碧绿，又像飞旋的玉石，荷花在波浪里旋转。春天带来了鸟叫，许多声音绘在一起，缤纷玲珑。河流里总会飘荡着一切，这些不知要让激流带向何方。我是踏雾的过客，在充满雾的河，这所有的景色都是春天和大地的交涉。它不远，穿过几条狭窄的渡口。水里有鱼，有水草，它们都不愿被波浪逐出水池。像是鸟不愿离开森林，那河中的一切，像是把所有命运，都交给了时间，诗意的情景交给自然去吟诵。穿过寂静的河口，孤独的身影和水汽都笼罩的草地，滚石划过的痕迹，阳光穿过了厚云照亮了庭子，可渐渐地，雾气消失，还原了河最初的模样。河流或许会干涸，林子也变得稀疏，树木也会枯萎，可我深爱的地方，这曾经的河流。

若干年后。我坐在凌晨的火车上，天色很暗，过了十二个时辰，列车员报站时，我正躺在中层卧铺看着这远处的地方。这里的黎明比故乡要清醒许多。薇薇的亮色，带着一丝红色，随后终点站到了，卧铺的人被黎明的灯光唤醒，夏天白天亮得很早，人们从寂静中缓缓复苏。

那天夜晚，一条流星划过，满天星斗，我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在茫茫的星河中，第一次用耀眼的目光看着我，我分不清距离，分不清一条来自远方流动的声音，它也是宇宙尘埃里的孤独者，宇宙河流里漂浮的一片叶子的声音。

## 雨衣

■姚星言（河北）

如果让我回忆过去  
请先给我一件雨衣  
躲过回忆的雨季  
和眼眶里  
晃动的光景

如果让我回忆过去  
请给我蓝色的滤光片  
盖在头顶那总是不断变色的  
悬着的眼线

是它的注视给予——  
时间  
这一流动的概念  
和相识  
与诀别的界限

## 母亲节写诗

■王志丽（内蒙古）

天下赞美母亲的诗如柳絮般飞扬  
尤胜于母亲节  
可我不会写诗  
不知该如何表达对母亲的怀想  
我把思念高高系挂于皓月之上  
又轻轻落于院中香樟

我与母亲分别得太久太久  
竟记不清她的样子  
更听不到她不厌其烦地叮嘱  
梦中浮现的  
唯有那风中飘逸的银丝  
浑浊眼神的呆滞  
以及那蹒跚微弓的背脊

无数次梦见母亲银镰开垄  
矫健而匆忙的脚步从不喊累  
昏黄的油灯陪伴她一直坐到深夜  
母亲把全部的心思  
密密麻缝进了千层底布鞋  
那双蓝底绣花布鞋  
不知亮丽了多少同伴的眼睛

好想想  
在母亲节为母亲写首诗  
让那平仄有序的韵律  
弹奏出年轻而美丽的音符  
像一汪清澈涌动的溪流  
流淌出欢快而幸福的歌谣  
只可惜  
只可惜我那笨拙的笔端彷徨了思念  
贫乏的韵脚迷惘了感恩

母亲守着香樟树  
香樟树守着老屋  
屋檐下守望的紫藤  
在岁月的斑驳中渐渐老去

母亲啊  
如果您在母亲节  
梦里忽然摇曳着一株忘忧草  
那一定是女儿送给您最美的一首诗  
唯愿您再无烦忧苦痛  
夕阳一直静好



本期责编：夏宏斌

# 建材圈剧场（组诗）

■ 王子文（云南）

## 瓷砖老板 G

她他像草原上的大王  
迈着不屑百兽的步伐

喝酒、打牌，我俩常扳肩搂脖  
一条裤子两人穿，彼此称兄弟

他眼脸上翻，又迅疾下闭  
速度快似相机

他偷偷对我的客户使眼色

设饭局、陪娱乐，荤荤素素  
都使上……

我用心栽熟的苹果  
莫名地落到他手里

发烟时，他笑对在场的人们  
目光唯腾越过我的头顶

商场就这么大  
每天都会碰面  
我们面无表情地  
用鼻音打招呼

## 做石材的解老板

“包谷吃牛”是他的语法  
他从大山深处走来  
而立之年才学汉语  
他的民族习惯于倒装句

他光着脚板，能把麂子撵倒  
可城里的生活不需要蛮力  
最终他只能给橱柜配套——  
做台面，滚滚灰尘里讨生计

此刻他直起腰来  
板栗色的脸庞蒙满白粉

眼皮上吊着汗珠  
鼻孔深处积满厚重的灰尘  
他腼腆地望着我笑  
我劝他戴个口罩  
他只说，不习惯

之后他肺上出了问题  
后来他去昆明等地四处求医  
再后来，他就“走了”

每当见到那些铺平的台面  
我会想到他躺在地下  
像埋在城市中  
被人遗忘的路碑